

枷锁

〔法〕弗朗索瓦丝·萨冈 著
宋旻 译

LA LAISSE

FRANÇOISE SAGAN

Sagan

枷锁

「法」弗朗索瓦丝·萨冈 著
宋旻 译

LA LAISSE

FRANÇOISE SAGAN

Sagan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枷锁/(法)萨冈著;宋旻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321-4095-4

I. ①枷… II. ①萨…②宋…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29145 号

La laisse

Copyright© Julliard, 1989, 2008

Arranged with EDITIONS JULLIARD,

a part of the Group SA. EDITIONS ROBERT LAFFONT

Through Garance Sun

Chinese simplified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9—170 号

出品人: 陈征

丛书策划: 杨全强

责任编辑: 海力洪

封面设计: 丁威静

枷 锁

(法) 弗朗索瓦丝·萨冈 著

宋旻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125 插页 2 字数 123,000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095-4/I·3156 定价: 1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6063782

献给维斯尼亚克·格朗巴赫

第一章

我蹑手蹑脚地走进昏暗的房间。这间屋子非常女性化，充斥着印度织物，劳伦斯那浓郁厚重的香水味像往常一样漂浮其间。同样一如往常，这股味道令我头疼。劳伦斯在少女时代曾患过两三次皮肤过敏，从那以后她的母亲便劝她将百叶窗和玻璃窗关上睡觉。这样一来，香水味就更让人头疼了。

好在我刚才在浴室里打开了所有窗户，呼吸了五分钟巴黎城郊猛烈、清新的乡间空气，因此当我向着睡美人劳伦斯俯下身的时候，感觉还不错。她黑色的长发紧贴在古典的脸廓之上，这使她看上去很像罗马圣女，当年我就发现了这一点。她微微叹息。我更深地弯下腰，将嘴唇印在她的脖颈上。她有玫瑰色的肌肤和黑色的睫毛，尽管她总是为身材太

瘦而苦恼,但依然神采焕发、美丽动人。我稍稍将毯子往下拉了拉,让她多露出来一些,但她似乎受到了冒犯,在毯子退到肩膀时按住了它。

“啊,求你了!别这样!才清晨……就有怪念头!真的!安静点儿!”

像许多女人一样,她总是犯点儿小错,例如在别人求欢时嫌恶地说:“你脑子里只想着这个!”或是问:“你不再爱我了么?”可事实明摆着正相反。她耽于肉欲,但在谈论爱情时却不像个荡妇,反而如同上流社会的贵妇,天真而露骨。更何况,还有哪个女人会郑重其事地谈论爱情呢?就我所知,男人在这方面并没有做得更好些。

“确实,”我说,“我们吵架了。”

“我并没有生你的气,我只是伤心。”

“伤心?为什么?我做了什么?”我已经默认了落在头上的罪名。

的确,昨天晚饭的时候,我似乎跟一位银行家的年轻妻子说了几句暧昧的话,但我却怎么也找不出我和她的对话有什么弦外之音。

更何况她的银行家丈夫还是我岳父的挚友。我的岳父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七年前,他宣称我只是个小白脸,结婚仅仅是为了抢走他唯一的、无邪的、富有的女儿。从那时起,

我们便无法相处。无声的鄙视不是他的风格,他更喜欢大声斥责,劳伦斯曾因此惊惶不安。现在别人可以告诉他我没兴趣抢他的女儿了。七年后,父亲的侮辱和疏远仍旧让劳伦斯备受折磨,我常拿这事打趣,她为此很不高兴。

我和她是在我音乐学院的钢琴课结束两三年后相遇的,尽管她的父亲对我演奏家的工作十分怀疑,但我们还是闪电结婚了。七年来,他的这种怀疑本将一直持续下去,只不过我很偶然地被人邀请为某部电影配乐,而这部电影大获成功,我的音乐也饱受赞誉:它那时被欧洲的歌手、乐队、音乐人,现在又被美国的音乐人所演奏。我因此挣了些钱,觉得自己直接地偿还了劳伦斯一部分我曾欠她的东西。然而奇怪的是,她在我游手好闲、一事无成的岁月里安之若素,却似乎被我这突如其来的运气吓坏了,甚至为此感到遗憾,以致我有些怨恨她不能分享我的成功与满足。

歌曲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于是,人们开始搜寻它的作者。受惊的劳伦斯立即将我拖到波罗的海的小岛上,以逃避那些被她鄙夷地称作来自“庸俗的大众传媒”的家伙。我缺席了电影展映和工作人员的亮相,媒体遭受了挫折。当我圆满返回巴黎时,却再也没人对我感兴趣了。但这并不能阻止劳伦斯一直保持着恐惧和不快(以及不屑),好像我回来是别有所图似的。

另一方面,虽然我指责她并不为我的成功而感到高兴,但也同样能理解她的不开心。劳伦斯嫁的,或说想要嫁的,是著名钢琴家,一名演奏好手,而我却并未做到(但她从来没有责怪过我)。当初她离开家庭,无视父亲剥夺她继承权的威胁,并不是为了嫁给一名“流行”作曲家;她不得不把我作为丈夫和音乐人介绍给她那群假装高雅、嗜好音乐的朋友时,也不是为了得到今天的结果。她的朋友戏称我为小白脸,不乏恶意,因为她与我同龄,美貌非凡,而且由衷地热爱音乐。

无论如何,她嫁给我时宣称艺术重于金钱,这个理论对她的家族而言是荒谬的(但我希望自己以离经叛道但却是她所欣赏的方式,做出点样子给他们看看)。她的家庭像别的人家一样假时髦、狡猾、不道德。她曾经为让他们接纳我而抗争,她赞赏我,而我的岳父自然鄙视我,他妻子去世时将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我们,于是不幸就更加不可避免了。(劳伦斯的母亲是这个家里唯一招人喜欢的人。她甚至让人依恋,必须承认,如果她的去世不是那么凑巧的话,我的确会为此伤心不已的。)最后,让我们回到眼前,看得出,我得去安抚劳伦斯。

“亲爱的,我没有骗你,你知道的!”我坚决地说,“你知道的!这是选择,我自己的选择。事实上,你给了我食物、住所、衣服、零用钱、香烟、汽车、保险……”

“闭嘴!”她喊。

劳伦斯受不了我列举她对我的好,更确切地说,她受不了自己对我好;她从中看到了一个忧心忡忡的受虐狂,就好像对我而言,想起她的慷慨,想起她使我免于穷困,也并不会让我多一条爱她的理由似的。

“打住!”她弯下腰叫喊着,“打住!”她双手敲打着我的脖子,“打住!”将脸颊贴在我的脸上。

“好了,”我安慰着她,“好了。不管怎样,你也看到了,那个可怜的女人,骨瘦嶙峋,头发乱糟糟的,鼻子耸上了天,不是吗?”

“也许。是的,总之……”

“你不会对我说,那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吧?”我为这疯狂的想法笑了起来,“看看你自己吧,拜托。”

她点点头,啾嘴道:“对,显然如此。”(善变似乎并无魅力可言……但女人只拥有能令她们自己感到幸福的逻辑。)尽管如此,再有下次,我一定离这种人远远的。

我起身:

“好了!好,我要去洗劫‘一毛不拔’了!”我出其不意地宣布,为这个用滥了的笑话尽量大笑,我希望劳伦斯也能笑笑,这样我就有时间穿过房间,在她的脸从愉快变为谴责之前打开门。我的笑脸对她而言好像是种罪过,因为即使劳伦

斯不说我也知道,由于神经质和性格的原因,她难以忍受我的离开,我故意无视这一点。不管怎样,在结婚七年之后,我的这种反应可以说是出色的,这应该归功于七年的婚姻。

我抓紧时间出门下楼,向“一毛不拔”处进发。我刚才提到的“一毛不拔”是一家(名为“蓝色三角洲”的)出版社的出版商,这家出版社发行了我的《骤雨》。尽管他崇尚美国派头,不停地去纽约旅行,然而帕拉苏这个名字以及贴身的衣着和双色皮鞋,都泄露了他出身法国南部的的事实。费尔迪南·帕拉苏是个不择手段、贪得无厌的出版商,臭名昭著,但对他培养的新人却出手大方,只要他们能为他挣钱(这正是我已经做到的),或者足够粗暴地向其追讨钱款(这是我在最好的朋友克里奥朗·拉特洛的帮助下即将要做的)。

克里奥朗与我年龄相当,际遇相同。我们同年出生于同一个区的同一条街,在同一所中学上学,在同一支部队服役,约会同一帮姑娘,同样拮据,直到劳伦斯出现。他们两看相厌,从第一天起就水火不容。如果他们能不利用每一个机会表现自己的厌恶,我将会感到十分欣慰。她指责他明明不是小流氓却偏要装成那样,而他则指责她强摆出富家小姐的派头。随着时间的推移,玩笑变成了怨怼。

我和克里奥朗在“贝尔福之狮”门口,那里有我们熟悉的咖啡馆和主街区。克里奥朗在达盖尔街尽头的汽车修理店

工作,而他兼职赌马场经纪人的老窝则在弗拉德沃街的另一头,离我们的公寓只有两分钟的路程。

我和劳伦斯在她母亲留下的所有优质房产中选择了这处俯瞰拉斯帕耶大道,紧挨蒙帕纳斯大街的第六层公寓;这使我离克里奥朗,同样也离我童年居住的街区只有不到三百米的距离(我小心地向劳伦斯隐瞒了这一点)。如果她早点知道,我敢说,她肯定会在家族房产中选择一处远离我熟悉街区的公寓。劳伦斯喜欢让我真正地背井离乡,然后除了为我提供一种全新的生活之外,还附赠了全新的爱、全新的安逸、全新的大区。独占她的音乐家并不是她想要的全部,她为搬家所做的那些尝试稍后便降临在我这个提线木偶的身上。当然,我绝非试图反对她的意见,或是去妨碍已经属于我的幸福,当然,毕竟,我所拥有的一切使我在她的面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但同时,气恼却总是让我像女人一样偏头痛、长久沉默、无休止沮丧,这也使得她不敢过于强硬地反对我……总而言之,我们留在了这儿——拉斯帕耶大道。

我出发去赴克里奥朗的约会,尽管见面地离得不远,但我还是开了车,这辆相当出色的四座汽车是三年前劳伦斯送我的生日礼物;这头漂亮、精确、有力,灵巧得如同拉威尔音乐的黑色牲口,今早,在短时灿烂的日光中划出美丽的曲线。为了充分利用我的车,享受它的轰鸣声,我从拉斯帕耶大道

和蒙帕纳斯大街绕了个弯,开上了观察者大道;巴黎城此刻空空荡荡。因为阵雨间晴的天气会让人将雨衣穿穿脱脱,于是大家不耐烦地都决定躲入室内了;潮湿无人的街道在我的车轮下延伸,像海狮一般油亮湿滑。光线颤抖着,我觉得自己像是无声无息地在一个半雨半晴、半液半气、半云半风的透明罩中滑行,老天偶然的迟疑赋予了我们这个(天气预报难以描述的)迷人的时刻。作为报偿,前夜龙卷风的行径并未被人质询,它狂暴地将树叶从枝干上撸下,不管它们的年龄:从枯死的黄叶到翠绿的天真无邪的嫩芽,从对枯枝的修剪到对主干的掳掠。于是在开启刮水器时,我看到它们在车窗上收集了一堆堆树叶,与蜿蜒的雨水混在一起。当勤勉的机械手将树叶分成两堆,准备推入排水沟——它们最终的草场之时,我看到这些树叶,我看到它们紧贴在冰冷的车窗上,面对面地祈求我为它们做些什么——但我冷漠世俗的双眼无法读懂它们。

这种(发生在像我一样沉稳、有主见的人身上的)冲动式的多愁善感并不令人惊讶。人们总是对某些领域一无所知;然后假想、想象那些所有我们能接触到的东西,所有我们能摧毁的东西,所有,我,我认为令自己感到沮丧的那些易损坏的、沉默的(极其沉默的)东西的情绪、痛苦、尖叫和嘶吼。作为音乐家,我知道狗比我们更为敏悟,人类的耳朵只能捕捉

到周遭所发出的声音的百分之一。我还知道草被碾碎的声音与最尖端的合成乐器所发出的声音很相似。

“终于到了!”

车门打开,克里奥朗的脑袋探了进来。这是一张无论怎么看都充满内疚的西班牙人的面孔,此刻,却显得很快活。外表和性格的分裂有时会令人不知所措,但在克里奥朗身上,这种情况干脆就是吓人。这男人看上去简直就像个落魄的西班牙贵族,以致朋友们宁可他伤心难过,以便温情脉脉地去爱他。至于女人,她们在同贵族^①一度春风之后,很难接受醒来时看见的是个幸福的乐天派;这迫使克里奥朗不得不在本想开心享乐的晚会上假装伤感,一旦他不忧郁了,身边的人也就对他失去了兴趣。严肃的时候,他令人愉悦且印象深刻,就像一名贵族那样讨人喜欢、富有诱惑力;但他笑起来时,却好像一个妄图摆出贵族派头的装腔作势的家伙一样令人不快。不公的命运折磨了不止一个人。但那些人里没有他,因为他的脸庞显现出自豪、勇敢和骄傲的神气,尽管他的贫穷会让人以为这是没良心、固执和狂妄自大所致。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我的朋友,我最好的朋友,更是我现在,自结婚以来,唯一的朋友——劳伦斯交朋友的品位与我不同。

^① 原文为西班牙语。——译注,下各处同。

“我们去哪儿？”他在副驾驶座上安置好修长的四肢，像每次见到我时那样一脸欢欣，我有种感激的冲动。这是人们所能梦想到的最忠诚、最专一的人；我看了他一眼：他的衣着显示出悲惨的经济状况，但他拒不接受来自劳伦斯的一分一厘；而我，七年来，穷得只剩下这个了。

“我必须去‘一毛不拔’那儿讨债，”我斩钉截铁地说，“到处都在演奏我的《骤雨》，但他却声称皇家音乐协会没付给他钱。”

“该死的强盗！”克里奥朗沉着地说，“他就会这招！每次你挣了……比如说，10 法郎，这家伙就把 1.5 法郎装进口袋；而这仅仅因为人们先将支票寄给了他，而他又是算账的那个人。你意识到了吗？他不想付你钱，这太过分了！他是什么样的人？”

“呃，”我答道，“呃，他是尼斯人，或许来自土伦，我不知道。他面相和善，但却总想让别人把他当成个和气的纽约佬。你会看到的。”

“我来对付他，”克里奥朗摩拳擦掌。

随后，他开始声嘶力竭地高唱舒伯特的一曲四重唱，就像他所说的，一个月来他都在听这个。这位修车工兼赌马场经纪人对一切音乐的记忆、知识和直觉是如此惊人，令他成了欧洲著名杂志最常取经的音乐专家之一，不断有大音乐家

向他求教；但他却出于我所不明了的浪漫或忧伤情怀拒绝以此为业。

克里奥朗停下他的四重唱，转向我：

“你的妻子呢？她开始习惯你的成功了吗？”

不知是谁告诉了他我与劳伦斯之间的龃龉。我有些恼火，有点儿干巴巴地回答道：

“是，也不是……你很清楚，她更想让我成为一名伟大的钢琴家……”

克里奥朗大笑起来：

“看哪，看哪，看哪！她一秒钟也无法相信，你瞧。甚至连她也无法相信！你整整三年不再练琴……你都在那间了不起的套间里干了什么？看侦探小说，不是吗？恐怕你现在连车尔尼都弹不了啦；她还不是那么愚蠢！演奏家，你，现在？必须勤于练习才能成为演奏家，我的老伙计，你很清楚！”

“那么，照你看，她想要我做什么？她当初想让我做什么？”

“她当初想让你做什么？她想让你做什么？没什么，我的老伙计，没什么。不过，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一切！她希望你待在那儿，什么也不用做。你还不明白吗？她最终想要的是‘你’！这是那个吸血女王唯一的浪漫之处。”

正当这时电话响了，克里奥朗乖乖地闭上嘴：这是这辆车里唯一吸引他的东西。我接了电话，很自然地什么也听不见：没人打电话。只有劳伦斯知道我的号码，而她从不会毫无目的地打扰我。又是接线系统错误。我们已经到了出版商的大楼前。

帕拉苏在香榭丽舍大街工作，其办公楼极尽漫画式的夸张。我们登上可称蹩脚的楼梯之后，来到了位于二楼的一扇有点脏的门前，黑色大理石纹的底色上贴着银色字母写的“蓝色三角洲”。

“为什么是‘蓝色三角洲’？”克里奥朗冷笑，“为什么不是‘尼斯伪善者’？”他甚至提出了这样的建议。随后，他跟着我踏上了大厅厚得夸张的地毯。幻想成为女明星的秘书告诉我们，出版商正在与另一位长官通电话；事实上他看上去的确一脸殷勤。但看到我们，他却认为必须换上急迫的语气和怒气冲冲的表情，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打断了他的对话；更不是因为挂电话的时候，他自认不得不道歉。我个人已经习惯了商人的粗俗：劳伦斯的朋友都拥有自己的事业或职务，这使他们能够鄙视（哪怕他们在暗地里羡慕）我被迫的悠闲，并在我身上烙下这种鄙夷。只不过，当鄙夷来自这位一段时间以来（据说）被我养肥的帕拉苏时，我觉得他的态度有点儿过分了。

“您迷人的太太好吗？”他以上流人士的派头问到——总之，是他所能表现出的最上流的派头。

“她很好，她很好。您认识克里奥朗吗？”

“啊，您好，先生！您是和我的西班牙朋友，我亲爱的樊尚一块儿来的，是吗？您从不独自出门？”

他又在开玩笑。我火了：

“克里奥朗是我的经纪人！他是应我的要求来请您解释为何迟迟不付我的报酬的。”

“来，我们瞧瞧，来！”克里奥朗笑得灿烂，但我用眼神阻止了他。

“一毛不拔”看上去很惊愕。

“经纪人？但是，您知道这是一种……的职业。我亲爱的朋友，请原谅，我从没听说过您的名字……这个圈子里大家都互相认识……它需要经验、手腕、灵活性，还要有见地以及……”

“我看上去很没见识？”克里奥朗以审讯官的口吻尖声反问。我转过身去，对我的经济前景完全保持沉默。

与之相反，另一方面，我在心里猛抓自己的头发：我都做了什么？很显然，请克里奥朗做经纪人是个让他衣食无忧的绝妙主意，但劳伦斯会怎么想？我刚刚选择了一位七年来她一直在向我表示不屑的男人充当经纪人；在她看来，这是故